

人生讲义

## 一个人在家吃饭

◆ 龙建雄

总会有一些时间，独自一个人在家。爱人和女儿很放心，因为她们知道，我一个人也不会马虎自己。一本书，一台电脑，或一场关注的网球赛，一段慢悠悠的惬意时光。说不马虎自己，是说我一个人在家也会做饭。做饭的序曲，从“想”开始。家务琐事做完，书房阅读良久，伸伸懒腰，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轻问自己：今天想吃点什么？是青菜大杂烩的集合，还是需要一碗辣椒炒什么的灵魂刺激？这“想”，没有多少迁就，也无须左右权衡，就是脑海里闪过的一念头。

一个人下菜单，毫无压力。在手机APP上选菜，从容得像是在珠江绿道上漫步。没有摊主对你极力的推荐，也没有其他顾客与你争先恐后，更不需要你与家人有商有量，看着手机上的照片，感受那每一样菜的饱满生机。要想“短平快”，半成品菜单里有不少选择，只需送来后再清洗就可以下锅，省去了剥皮、拣叶、切细、宰杀等中间环节；要想尝新与尝鲜，空运来的大西北、大东北时令菜随便挑，那老家湖南打过霜的菜也任意选。电商平台的便捷，“菜篮子”在手指滑过之间就轻易完成。

炒菜走进厨房，时光的流速便自觉地缓了下来。水龙头洗菜的“哗哗”流水声，刀落砧板上“笃笃笃”的节奏，电饭煲不时跳跃数字“嘀”的一声响脆，构成了一个人的厨房“交响乐”。热锅、下油、看到、听到葱姜蒜末辣椒圈在油温的催化下爆出一声“滋啦”，那是美味交响乐最悦耳的定音。那一刻，我心无旁骛，所有心力都系于锅铲方寸之间。工作的烦恼，俗事的纷扰，外界的喧嚣，统统都被抛去了九霄云外，眼前只有锅中菜肴的生熟，每一次翻炒，好像是在帮自己理了又理心绪。

用什么菜碟装菜，这是做菜极有仪式感的一部分。素白的瓷盘装碧绿的青菜，半深不浅的四方碟里放辣椒炒菜，粗陶的海碗盛浓郁的汤。打上一小碗白米饭，端坐于桌前，不要急着动筷子，看着饭菜热气袅袅升腾，闻着四溢飘香的味道，那一刻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是繁，是简，是浓，是淡，都不重要。所谓“丰俭由人”，此刻不是经济上的考量，而是心灵的自我渴求。开餐吃饭，慢慢细嚼，一个人独享片刻清静，不超量，不暴食，这是对自己身体最起码的尊重和爱惜。

一个人在屋，家又恢复了最初的安静，我继续阅读，或用电脑码字，或在懒人沙发小憩。我不想马虎自己，也没有敷衍对待一餐一食。我心安宁，等待着最爱的那两个人开门铃声。

诗路放歌

## 踏雪寻梅(外一首)

◆ 杨水林

在冰清玉洁的日子里  
我们相约踏雪寻梅  
山野间，银装素裹  
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  
心湖里，漾开冷冽的古弦清商

抑或是王安石笔下的那枝梅  
搅动了心湖涟漪  
抑或是陆游留下的咏梅诗篇  
将思绪牵向驿外断桥边  
于是，时光被揉碎成漫行的脚步  
周身的暖意，随长风缓缓消融

不问晨痕叠过几重径  
不数衣衫拂过几道岭  
终见红梅含笑绽胭脂，绿梅舒蕊漾清欢  
白梅傲然展风华  
腊梅于蓝天白云间玉树临风  
那一树树梅影，破寒而生  
引喜鹊踏枝啼暖  
招笑语落笔，定格眉眼风采

此刻，梅瓣吻雪映梅  
雪絮沾颜映映雪  
冬日暖阳，温软地漫过肩头  
物我相融，天地同契  
晕染一幅自然天成的水墨长卷  
皆为赴一场“聊赠一枝春”的心愿  
也为揽一缕暗香浮动的清欢雅趣

## 腊八粥

一碗盛满年味的腊八粥  
从时光的长河里逶迤而来  
那些用粥食祭祖的民间礼仪  
把腊八粥的诸多故事重温

跨过喷香的门槛  
乡愁越过万水千山  
被一场纷飞的大雪安顿  
从此，小年拉开大年的序幕  
轻轻挥洒自信和笑容

聚灶、品味、忆苦、思甜  
这些细致的心灵追忆  
被爆竹引领  
依次走进一个民族的眺望  
在浓郁的民俗里  
打开炎黄子孙那思乡的情结

当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当新春的脚步渐行渐近  
一碗腊八粥唤起的热忱  
不仅仅是民俗文化带来的情愫  
更是人们对新年的希冀和遐想

知味

## 寻常滋味长

◆ 冯倩

让人昏昏欲睡。

现在想来，油茶的好大约就在这“糊”字上。什么都温温和和地混在一处，分不清哪是芝麻哪是花生，哪是昨日哪是今朝。可那份厚实的、笃定的香，是真切切切的。倒是像极了我对故乡的记忆——许多人事的轮廓都淡了、模糊了，十字街的繁华早已换了模样，可那股子温厚的暖意，却还停在舌尖上，顽固地不肯散去。

家里的味道，是另一种记认。母亲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是我童年最安心的图景。她做的肉夹馍，是别处寻不到的滋味。馍要烙得两面焦黄，在铁锅里滋滋地唱着歌，麦香混着焦香，霸道地往人鼻子里钻。肉是清早去集市挑的带皮五花，在砂锅里用火咕嘟着，香气一丝一丝地渗出来，浸透了厨房的每个角落。剁肉时，她总要细细切一点青椒碎，绿莹莹的，像早春刚冒头的草芽，一下子就把醇厚的肉香点亮了。

我常常趴在厨房的门槛上看。西晒的太阳斜斜地照进来，把母亲的影子在水泥地上拉得老长老长。锅里冒出的白气氤氲着，把她花白的鬓发打湿了，软软地贴在脸颊上。她转过身，在洗得发白的围裙上擦擦手，递过来一个夹得满满的馍：“趁热吃。”

咬下去，先是脆壳破裂的轻响，接着是馍芯的柔软，然后是酥烂入味的肉，和着青椒那点清爽的微辣。各种滋味在嘴里层层叠叠地化开，最后都融成了“家”的滋味——那里面有灶火的温度，有黄昏的光影，有母亲手上怎么也洗不掉的、淡淡的葱姜气息。后来走南闯北，吃过许多地方

的肉夹馍，有的肉更精瘦，有的馍更酥脆，可总觉得，都没有那个漫长午后接过手里的那个厚实、熨帖，能把一整颗心都安稳地放进去。

在开封上学时，校门口那家烩面铺子，成了我们青春的驿站。

店面旧旧的，木头桌椅被岁月磨得油亮，泛着温润的光。我们三五个同学，常挤在一张吱呀作响的桌子旁。师傅就在店堂里扯面，手臂一扬一收，面饼便成了宽宽的面片，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啪”地落进翻滚的浓白汤里。汤是羊骨熬了又熬的，上面静静漂着金黄的油花。海带丝切得细细的，鹌鹑蛋圆滚滚的，还有几片薄薄的羊肉，都乖乖沉在碗底，等着被发现。

我们吃得额头冒汗，眼镜片上糊了白茫茫的雾。那时说了些什么呢？关于未来，关于远方，关于一些稚嫩却炽热的理想。大多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汤滚烫的热气熏着脸，记得面咬在嘴里扯不断的筋道，记得那个年纪特有的、没来由的欢喜与轻愁。窗外的梧桐，叶子绿了又黄，我们就在这一碗又一碗面的热气里，送走一个又一个黄昏。

如今才懂得，好汤都是熬出来的。羊骨头在深夜里独自咕嘟，鲜味才肯一丝丝地交出自己。日子，大概也是这么熬的。那些年轻的、躁动的心事，在时间的文火里慢慢沉静，慢慢醇厚，最后都成了生命碗底最扎实的滋味。

离开那片土地竟已这么久了。十字街早不是记忆里的模样，油茶铺子无处可寻，掌勺的人或许已挂上了拐棍。母亲的手艺我也终究没能

人与自然

## 摇曳的茅草

◆ 韩红军

雪后，天地素白。

远处的一行老杨树身披雪衣，凝然不动；枯瘦的野草躲在雪下，悄无声息。只有几棵茅草在雪地里摇曳。

再大的雪，也盖不住茅草。虽已枯黄，腰身却依然柔软、轻盈。不必是狂风，只需一丝丝的细风，它便会不停地摇晃。即使风停了，它也可调皮地细摇几下，那般的漫不经心，悠然从容。在这摇曳间，摇掉了寂寞、摇走了清愁，也簌簌洒落了头顶的白雪。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或许不是重与刚，而恰恰是轻与柔。”柔弱的茅草，最懂得放低自己。正是这低伏与摇动，让它从沉重的覆盖下脱出身来，摆脱被掩埋的厄运，在旷野里活成一道温柔的弧线。

从春摇到冬，必将又从冬天摇曳到下一个春天。摇曳的茅草，叶子细长轻柔，状如丝缕，在《诗经》里，便用来捆扎最纯真的情思。或是“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或是“白华菅兮，白茅束兮”，英俊勇敢的少年用白茅扎束的礼物，最能打动貌美如玉少女的心……拂过风，沾过露，染过霜，又浸着月色，柔软之茅草、洁白之茅草，是纯洁与和美的最佳意象。也喜欢诗中“自牧归荻，洵美且异”和“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这样的句子，“荻”即茅草，“柔荑”是比丝绸更光滑的滑、比春水更柔软的柔。茅草淘美，女子淘美，爱情淘美。

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茅草淘美且实用。深秋，乡民将干枯的茅草收割后，成捆堆在屋檐下，或留待冬季喂食牛羊，或用来搓绳、编织垫席，或用来缮补屋顶。茅草较一般草类细长且具韧性，不易腐烂，可为人畜遮风挡雨、避寒存暖。“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可能正因旧时盖房筑舍多用茅草，故而不论是用的麦秸、芦草、稻草，统统为“茅屋”。

最不济，它也可用作烧饭的柴火。茅草易燃，如我这般的烧灶生手，在冬天最喜欢用它，一点即着。灶膛里翻腾而起的火苗，温暖着冻裂的手和脸，升起的轻袅炊烟中，也裹挟着诱人的饭菜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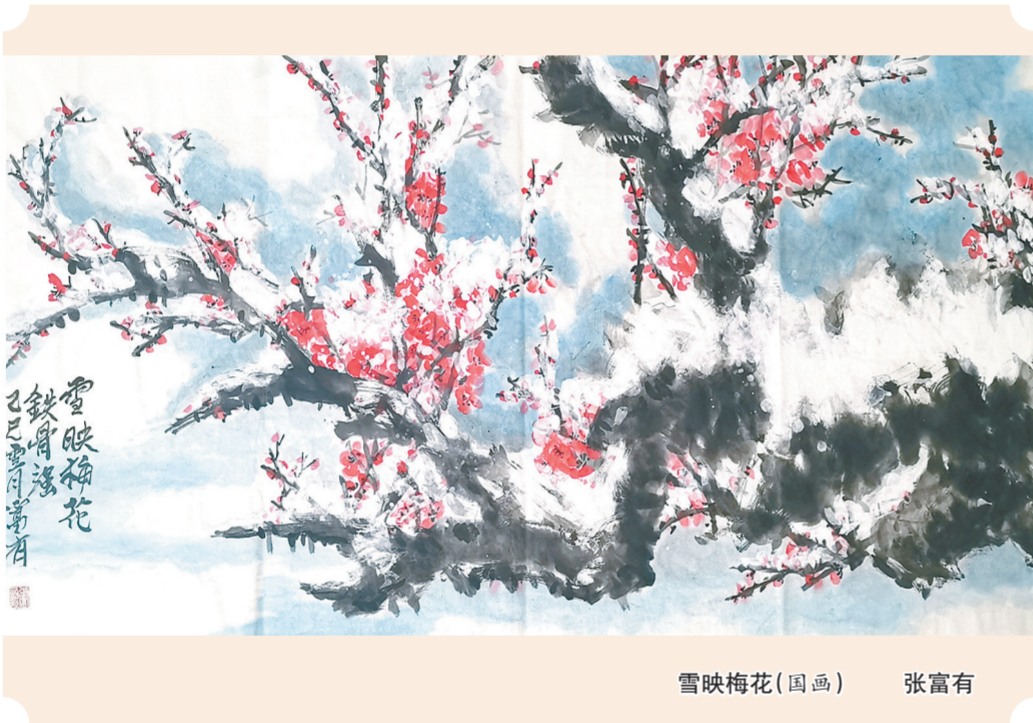
童年的记忆中，最鲜活最晶莹的部分，

真正学会。可有些东西，它似乎并不需要被带走。它悄悄地在味觉的根上，平日静默着，等你在某个异乡起风的黄昏，或是辗转难眠的深夜，忽然渴望一口热乎的、踏实的慰藉时，它便幽幽地醒了，带着故乡晨雾的湿度和炊烟的弧度。

这些年，走过不少路，尝过不少新鲜奇巧的滋味。可肠胃最念想的，到底还是那些最寻常的——早晨一碗糊糊的油茶，黄昏一个烫手的肉夹馍，冬冬一大碗滚烫的烩面。它们不名贵、不稀奇，却是从那片黄土里长出来，从祖辈的掌心传下来，从平凡的日子里一天天熬出来的。吃进肚里，就觉得踏实，觉得脚下有根，心里不慌。

前些天夜里，不知怎的，忽然想喝油茶了。自己照着记忆试了又试，面糊不是稠了就是稀了，那股子朴拙的焦香，怎么也复刻不出。炉火熄灭间，忽然明白——有些滋味，本就是带不走的。它和那片土地的肉肉长在一起，和那些早晨清冷的吆喝、黄昏鼎沸的人声长在一起。我能带走的，不过是记忆里那一点温乎的气儿，在往后许多个异乡的夜里，小心地捧出来，暖一暖肠胃，也暖一暖那颗偶尔会思念、会迷路的心。

寻常的滋味才最是长久。它不急着惊艳你，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陪着你的三餐，陪着你的晨昏，像故乡那条沉默的大河，静静地流过你的童年，流过你的青春，最后深深地流进你的血脉里。走得再远，一回头，仿佛它还在那儿，在记忆中的十字街头，温温地冒着白气，等着你说一句：“老板，一碗油茶，多放面筋。”



雪映梅花(国画) 张富有

荐书架

## 《过年书》：全面阐述春节的文化内涵

◆ 省登宇

2024年12月4日，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上，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春节申遗成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作为申遗发起人之一，作家冯骥才在申遗成功后第一时间编著了《过年书》，该书收录了冯骥才的《过年》《花脸》《春节八事》等50余篇关于春节的文章和采访，并配以30余张彩图，从春节回忆、春节习俗、对春节相关民俗的抢救到对春节的展望，全面阐述了春节的文化内涵，是了解春节的入门读物，

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春节的绝佳读本。每逢过年，人们会不自觉地把阳历换成阴历，平日里积攒的生活劲头也会在这时全部释放出来。旧时，即使再穷的人家，也要炖一锅肉，备两瓶酒，请人用红纸写些吉祥话儿粘贴在门板上；姑娘们会买上三尺红头绳，小小子则会放一挂小钢鞭。对于买善又温厚的中国人来说，每次过年，都是民族情感的一次总爆发与加深。”冯骥才在书中表示。

《过年书》的出版，对于传承和弘扬春节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让人们更加深入地解春节的历史和文化，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春节文化将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曹家湾的名字，是嵌在《卷席筒》唱词里的乡愁，是刻在曹氏族人骨血里的传奇，更是系着一方水土记忆与文化根脉的绳结。从曹家湾到曹村，一个地名的更迭背后，藏着家族的隐忍与坚韧，裹着戏曲的传承与流变，也载着故土岁月里的怅惘与眷恋。

“我的家住河南登封小县，离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曲剧《卷席筒》里曹娃的悲怆唱词，总爱从记忆深处钻出来，勾得人心尖发颤。恍惚间，老东庙门前光绪年间的券门大戏楼飞檐翘角，檐角铁马叮咚作响；昏黄马灯在戏台上晃出朦胧光影，老人们摇着蒲扇坐在条石上听戏，嘴角噙着笑意，烟袋锅明灭可见。戏文的腔调混着晚风里的蝉鸣，声声入耳，拂过心尖，恍若昨日。

我是土生土长的曹村人，村里的老人们却总爱摩挲着村口那盘被岁月磨平棱角的石碾，指尖划过碾盘上深深浅浅的纹路，眯眼念叨：“娃啊，咱这地方，早先不叫曹村，叫曹家湾。戏文里唱的‘离城二十五里’，是老辈人一步步量出来的——从登封县城到曹家湾的山路，弯弯绕绕，不多不少，正好是这个数。”

相传古时，这片嵩山脚曹姓族人聚族而居。青石板街顺着山势蜿蜒交错，像缠绕在山脚间的玉带；泥墙黛瓦的院落错落有致地嵌在绿荫里，院墙上爬满牵牛花与丝瓜藤，藤叶间垂着嫩黄的花、青嫩的果。炊烟顺着山势袅袅升起，缠缠绵绵飘向云端；田垄在房前屋后层层铺展，春日麦苗漾着新绿，翻涌成碧色的浪；秋

民间纪事

## 曹家湾的故事

◆ 杨万林

日谷穗坠着金黄，沉甸甸压弯了秸秆。鸡鸣犬吠声此起彼伏，日子过得安稳又踏实。关于曹姓人家的来历，村里一直流传着耐人寻味的说法——他们或许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这话无法黄族谱佐证，亦无残碑断石可考，却像一粒深埋的种子，在岁月风雨里悄悄扎根，生出几分传奇意味。

戏文里的曹宝山，并非正史记载的人物，却是民间传说中响当当的清官。他寒窗苦读数十年，一朝得中状元，受朝廷钦命任河南巡按，执掌地方监察、刑狱审判大权。这位新官上任要断的头一桩案子，竟是自家的冤案。

他的继母赵氏心肠歹毒，为独吞曹家家产，在丈夫曹林的汤药里下了剧毒，又行贿官府反诬告儿媳张氏谋杀，将其打入死牢。曹宝山的继母张氏，心善如清泉，念着曹家一脉香火，主动到官府自首，谎称自己是下毒真凶，甘愿替娘受刑。昏官收了贿赂，不问青红皂白，将苍娃判了死罪。沿途恰逢曹宝山巡查州县，这桩冤案才迎来一线生机。

洛阳察院公堂之上，犯人蓬头垢面，枷锁沉

重，声音嘶哑不成样子。曹宝山起初竟不知，这个甘愿赴死的“曹张苍”，就是自己日夜思想的继弟。赵氏巧舌如簧，哭哭啼啼颠倒黑白，却做贼心虚，被曹宝山三言两语问得破绽百出，浑身筛糠般发抖。最终，供出下毒、行贿的全部实情。真相大白，曹宝山当堂赦免张苍娃与张氏，将赵氏打入死牢，一桩冤案尘埃落定。

这段公案却成了曹家湾的灭顶之灾。老人们说，消息传到京城，朝中奸佞小人诬告他“营私舞弊，徇私袒护”。龙颜震怒，一道圣旨下来，便是株连九族的重罚。

消息传到曹家湾的那个夜晚，整个村落死寂一片。曹姓族人紧闭门窗，不敢点灯，借着窗缝漏进的微光，面色惨白地围坐一处，空气里满是绝望。不知是谁先咬着牙挤出一句“改姓吧”，天蒙蒙亮时，开门的村民面带一夜未眠的疲惫，再开口时，都成了“赵家人”。

岁月流驶，朝代更迭，可那些改姓求生的曹姓族人，再也没有改回原来的姓氏。“曹家湾”这个名字，也慢慢被“曹村”取代，只在《卷席筒》的唱段里，在老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里，还能寻到一丝踪迹。

这便是曹家湾的故事。它是一枚记忆之锚，锚定了一代人的乡土情怀；它是一曲生之咏，吟唱着乱世里小人的隐忍与坚韧；它更是一脉文化之流，让民间传说与戏曲艺术在故土之上生生不息。曹家湾的名字或许被岁月掩埋，但它的故事，从未真正走远。